

1950年夏，珠江军分区文工团排演的大型话剧《战斗里成长》在中山石岐与观众见面了。当在石岐仁山广场演出时，人山人海，两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广场，挤得水泄不通。每场总有上万观众前来观看。这是两广纵队文工团南下以来继《白毛女》后的又一个大型的、影响较大的演出。

演出得到指战员和各界群众的好评。除了政治上的成功，艺术上也得到很高的评价。主演营长赵钢的游波、傅冰，把一位纯朴的、充满阶级仇民族恨的贫农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座革命大熔炉里，锻炼成长为一位百战百胜的解放军营长形象，塑造得有血有肉，活灵活现，真实可信。

我有幸参加了这个戏的工作，主要任务是负责舞台装置，拉绳换景，另外兼演一个没有一句台词的解放军战士。

当这个戏正演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游波同志因另有任务要调走，赵营长这个角色便落到傅冰同志身上。

这台话剧在省府礼堂、公安局、南方戏院的演出十分成功，得到社会各界很高的评价，认为我们演员演兵的气息很浓，战斗气氛很重。好些文艺团体和我们交流创作经验。1950年9月中下旬，完成了广州的演出任务后，即班师回石岐，在石岐大戏院作汇报演出以答谢首长的关怀和群众的爱戴。原计划只演3场，并准备在这几天里，把戴江、汪潮、辛枚等同志刚脱稿的多幕歌剧《张明诉苦》的剧本赶抄出来，突击排练，连同《战》剧一起，到各战斗团队巡回演出，配合连队阶级教育的。谁知在石岐的3场演出，满足不了当地驻军和群众的需要，要加演几场。这样一来，整个文工团都忙碌起来了，只好一边演出边准备下团队的工作了。

正在大家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文化科长钟寰和几位领导找我谈话。钟叔对我说：“现在给你一个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。”当时参军不久，革命热情很高，认为越是艰巨危险的工作就越是光荣，只要有任务都会抢着干，更何况是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呢！我便毫不犹豫地向他们保证：“一定完成任务。”钟叔说，“傅冰同志马上要调走，现在决定由你接替他的角色，要在3天之内把赵营长这个角色拿下来。”我一听，吓得差一点尿裤子，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“给我多少天？”“3天时间排练，第四天就演出。”我的妈呀！这3天就算不吃不睡合共才只有72个小时，晚上还要演出，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熟读几百段台词已经够难的了，还要塑造一个年龄跨度大，贯串全剧的英雄人物——赵钢，谈何容易啊！而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只演过小歌剧《王佃农》、只听过几节“史丹尼”、刚参军还未入行的小文艺兵，哪有本事挑起这副重担，便准备打退堂鼓。但钟寰同志把形势讲得很清楚：傅冰同志3天之后要离开文工团，到新的单位报到，第四天我就要上演，演出日期已定，票已卖了，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，不行也得！

我清楚地记得接受任务的当天下午，钟叔在大会上动员，并要求所有对手演员和有关部门全力以赴，务必在3天之内把新赵钢推上台与观众见面。我也保证，就算死，也要把这个任务啃下来！说干就干！马上读剧本。首先是过台词关。从开幕到结束都有赵钢的戏，共有几百段台词，这台词不能像背书那样背出来，而是“讲”出来，而且又要合乎赵钢的身份和剧中的情节“讲”出来。同志们特别照顾我，演出时在第一条侧幕边为我找了一个能纵观整个舞台的地方，使我能看到傅冰的表演。我除了要出几次场之外，整晚演出我都站在那里，细观赵的一言一语，一举一动。因为我知道：以我当时的水平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重新创造一个这么复杂的人物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现实的。最可行的方法就是模仿！尽量将前两位赵钢的言行举止揉合在自己身上。模仿他俩的神态，这样，对手演员也就容易适应，自己也能

以最短的时间来塑造这个人物，掌握这个人物，因为他们演得太出色了，这出戏绝对不能毁在我的手上。

第一晚散场后，开了一晚夜车，把第一、二场的台词基本背熟了。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排练。我的对手演员都已演过很多场了，各人的台词都已滚瓜烂熟，台位闭着眼睛也能走到。而我却样样生疏，有时记得台词却忘了走位置，或者把台词颠倒过来讲，有时还忘记了台词。我很紧张，一是怕完成不了任务，二是怕陪练者不耐烦。其实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，见我紧张，大家都来鼓励我，安慰我，都向我表示：百排不厌，随叫随到。我记得，最难排的是“夫妻重逢”和“斥子”那两段戏，我总是掌握不准人物的分寸。演石头妈的梁红鹰同志，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游波和傅冰同志是如何处理的，还帮我分析当时人物的心理活动，还有海仔、蔡明等同志，都是手把手帮助我的。当时大家只有一条心，一切为了把我推上去。以我在专业剧团几十年来的经验，从来没有见到有这样的大公无私的群体去帮助一个主要角色的C角的。为了一个共同目标，文工团同志不分彼此，全力以赴。经过对手演员对我的启发，自己的揣摩，看演出排练，我和角色的距离越来越接近了。

有一天中午，实在是太疲倦了，我一躺在床上便睡着，跟着就讲梦话了。很多人说梦话都是有头无尾的，含含糊糊的，而我说梦话却是清清楚楚有头有尾。当时高洁、梁红鹰、邓肯几位同志正在房间里抄《张明诉苦》剧本。听到我在梦中念《战斗里成长》第三场赵营长的台词，他们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和我对起台词。直到把三场的台词全对完了，才发觉我是在讲梦话，顿时哄堂大笑，把我给吵醒了。

三天三夜的奋战，终于得到较好的效果。到了第四天晚上，新的赵营长如期上场，演出效果完全正常，得到文化科和观众的肯定。谢幕时，我热泪盈眶，这是全体文工团员上下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，由于他们无私的奉献，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；由于得到他们的帮助，我才能在《战斗里成长》这个剧中连升八级，从战士升到营长，功劳归于亲爱的同志们！

（整理自王弦：《在〈战斗里成长〉中连升“八级”》，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：《新声——两广纵队文工团在中山》，2004年印行。）